

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(108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張容慈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系六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死亡之後的死亡**

得獎感言：

謝謝楓城新聞與評論獎。
心靈若有永不癒合的傷口，
生命若有無法填補的陷落，
那就一起靜靜的凝視它吧。

死亡之後的死亡 醫學系六年級 張容慈

從睡眠中驚醒，倏地坐起。喉頭異常的緊縮，我想尖叫卻無法出聲。

忘記幾次了，在你離開以後，我的夜晚就不再平靜。

像突然踩空，從夢境跌落到現實，除了驚嚇以外，隨之而來的罪惡與悲傷，如同胃酸，從身體深處大量逆流湧出，腐蝕我所有知覺。那股酸臭味，聞起來多麼像自己。

已然是沒有靈魂的人，生離死別的痛楚一再碎裂著原有的價值觀，到現在才了解，那是一種演練再多次也不會因此減輕一點點的悲傷。我坐在書桌前，面對著生理學課本，知道後天是期中考試，書中闡述人體如何透過繁複的內分泌系統，以維持恆定，恆定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生命其實很脆弱，體溫、酸鹼值、血糖、滲透壓、各種離子濃度，都只容許在極微小的變化範圍內，否則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，一旦一個參數調整不回來，便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傷害，最後整盤皆輸，生命也跟著結束，像我輸掉你一樣。

在那之後，我開始被催眠似的，反覆舉辦著一場場儀式，在每個無人發現的深夜裡。想像自己，身軀與四肢已固著於床上，從此再也無法移動，皮膚就貼著這塊床單的布，直到時間盡頭，像是你，永恆安眠於你最愛的毯子，蓋上毛巾，一蓋就是永遠。沒有了生命力是什麼樣子呢？即喪失一切使動物與環境抗衡的內能。心臟再在也不收縮，血液再也不流動，體液漸漸隨著重力沈積在底部，背部開始發紫，面部開始發白，體溫慢慢下

降，直到與環境溫度平衡。

生物是可以靠著熱度與紅外線互相感知的，但此時的你摸起來卻像一塊板子，很明顯的，那已經不是生命會有的樣態了，而我始終記得那令人徹底心碎的溫度與觸覺。

那就是我見到你的最後一面，你不動且僵硬，像是一具雕像刻在床上，而你的床，刻在我心裡。一切關於你的痕跡、關於故事的線索，終被沙土掩埋。

在之後的日子裡，我異常害怕下雨，酸化的雨水會滲入泥土，緩緩流進你的屋子，侵入你的空間，最後爬到你身上，溶蝕你的毛髮皮膚、再深至筋骨、臟器，然而你動不了、無法逃，都是我的錯，是我眼睜睜看著一杯杯沙土掩蓋你，成了囚禁你的監獄。我也怕土裡的昆蟲，他們不認得你，因此也不會尊重你，我消極的請求他們給你空間，像世人紀念屈原一樣，不希望你的肉身被吃掉，只能世世代代無助的包著粽子祈求，分不清是善良還是愚蠢。最終，你的肉身會與接觸的布料互相溶解、互相結合，慢慢擴散到整條毯子、再侵蝕到外層的小屋、最後蔓延整片土壤。這麼驚悚駭人的過程，怎會是「回歸大地」這樣樸實又浪漫的說法？

「血壓、心律、呼吸次數、潮氣容積、血氧濃度、酸鹼值…」這些都是維持生命最重要、最根本的參數。」看著生理學講義，我懷疑著二十年來的人生，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把重要的參數設定錯誤了。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渾渾噩噩的追求中度過，例如唸書、補習、演練題目、準備考試、參加比賽、拿好成績，諸如此類聽起來多麼正當與必要的事，卻與自己生命體悟完全疏離。多年來我卻依然逼迫自己，狠心關起房門，戴上耳塞，在裡頭



埋頭苦幹，無情的隔絕在門外喵喵叫的你。
於是現今便落入後悔與氣憤的深淵，我向世界控訴，是它欺騙了我，只告訴我人定勝天的道理，所以年輕就該延遲享樂、先苦後甘，卻沒有跟我說世界存在真正的絕望。直到那一天，當原本擁有的事物即將離我而去、曾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不再理所當然，才像個傻子般恍然大悟，那些奉為圭臬的成功法則、那些汲汲營營的追求，放在生死的尺度裏，都不過是漂浮在海面的水草，相較於整座大海的深沉，那麼枝微末節、那麼渺小瑣碎。我終於從沈睡中被叫醒，而那振聾發聵的大鐘，竟是用你的生命來撞擊。

在之後沒有你的日子裡，每個突然驚醒的深夜，我都一邊摸著被夢中自己哭濕的枕頭，一邊在心底再次虔誠地，為你上香。知道終有一天我會是你，於是再僵硬的躺回床上，壓得床墊深深凹陷，覺得自己又漫長的死去了一次。

評審賞析


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

散文組

第二名 張容慈 死亡之後的死亡

此文思索死亡，帶有細緻的身體感描述，又有哲理的反思。這是一個有趣的題材，文中對於死去之後，屍體的分解有很深刻的描述，讓讀者產生共鳴。此文試圖深化死亡之思考的層次，是悼亡之作，也是從死亡裡尋找出路的深度寫作。